鹿忠節公集

鹿忠節公集卷十一目錄

議　說　引

鹿忠節公集卷十一

范陽鹿善繼伯順父著

福建鹽法議

閩中鹽利前按臣徐鑒有題本部有覆諸商之告急者接踵鹽司之持論者甚長一經查催動踰歲月所稱增引增課者祇騰展轉靡定之文衍遷延不了之局而已國家何日得絲粟之益哉夫共爲臣子分宜急公且値時艱誼期共濟輸攻而墨守非所以協恭也暮四而朝三尤非所以報主也今反覆撫按代題

之疏而平心論之苟六幫之期密而或滋紛擾原可以六幫勻入五幫苟依山之引開而無妨正課自可以依山明稱附海本部豈有苦爲堅持故相違拗之理耶即所稱行鹽之地原狹歲入之數無定欲以新增課銀一萬四百八十四兩六錢三分零每年先截出五千二百兩併入舊額解數共銀二萬七千四百兩仍分上下兩運依限起解其半尚有餘銀合候追完留貯司庫俟新引銷盡結算多寡盡行類解夫是役也按區處之宥方知情形之不誣安見本部之不

從而傾稱極指排部議之爲過求則誤矣復於有言
不盡之中併徐御史原題而有飲恨之意又誤矣夫
時事深可攢眉救濟不容歇手得寸則寸得尺則尺
本部於該省乃嘉其可與言而細爲之商且因以風
厲各省使共著急公之誼非曰因該省自欲增引反
爲無已之求也使自增者遂致過求則自匿者反爲
得計毋論非本部所以自處亦豈所以示人哉總之
天下惟實心可以濟事惟公論可以服人如不深究
國事之何如而各愛其情誰則無口蓋興漳泉不食

官鹽地誠狹矣然採諸輿論詢諸士人僉云舊額三年開中之引止足供年半之用卽增官引亦不待三府而後辦也又謂徐御史議年增七千亦未然之限數非已試之成規是原題徒夢說矣該司祇因部有四千之加遂激爲減半之請使其時部不議加止以原題從事奉行否耶至於謂行鹽地狹商竈告困徐御史忽有添引增課之請蓋意在減幫以通商因借增課以裕國夫鹽以引行者也課隨引增者也引誠足用何爲議增商樂增引何難於課如徐御史意主

惠商固當直請減幫何苦更稱增課反而求之可得吾心矣雖然此不足深論也當太倉如洗之時有稍背自猷其情略可補助於國如 行廣竟絕人之域見似人者而喜矣豈於眞人而忍爲督過乎故本部今日亟求同志共濟艱難豈向同舟自爲矛盾該司勻幫開引及歲解之數既經撫按代題合無盡如所擬庶局得早結課不久懸惟是調劑其中行之無弊則更有可言者在焉一曰小票當永革也蓋行鹽以引祖制也易而用票權以佐一時之引之急實以滋無

窮鹽觴之弊該司謂抵票原不納銀引到照數扣鑿票即停止誠若是則無弊矣何諸商衆口一詞不曰致用小票私販横行則曰私販小票交插如雲豈小票之與私販相因而起有傳而動耶即按臣李凌雲之疏亦曰抵票之設弊竇實多自具題以來臣衙門已不發一票其語可味也大約作法於公其弊猶私作法於私弊將何極代引以票可作法耶故閩中業已增引票即永革爾一曰私鹽當嚴禁也夫行鹽者幫也而買鹽者各縣之水客也如客之期不爽則幫

之行自速人情趨利如騖抑豈有好自爽其期者探本遡原私鹽實爲之祟耳故銷鹽茍易於流水買鹽何難於集雲私販不敢駕一而行三官鹽立見六通而四闢乃今各縣只聽民便多食私鹽幫期遲滯悉繇於此該省疏中亦扼腕談之夫明知其弊而徒付浩歎怯於塞私竇而勇於滅度支爲人臣子當如是耶考成之法具在嚴而行之銷引不及數者照例參處私鹽自杜又何憂幫期哉一曰多裝宜嚴禁也閩中鹽包二百一十觔爲一包豈非定之於官者耶柰

何明爲定而不堅爲持裝包大小總聽各商之手守法者或如其常枉法者遂倍其半夫多而有利誰不願多且多而無罪誰甘其寡包既踰額鹽自難銷賣鹽之路漸壅買鹽之心頓冷誰謂鹽包可不問也今須嚴禁鹽包更易鹽桶定以二百一十觔裝爲一桶多裝者以私鹽論則鹽盡歸公幫無不利矣一曰引目宜速刷也商人辦課領引下場全賴夏秋二季風順可乘延至朔風鹽重船傷且有性命之憂寧直資本之慮乎夫總此引目也猶之與人也以無謂之遲

回貽莫控之愁苦是何說也善理財者方參先後之著而妙緩急之用今乃悠悠忽忽為此徒損於商無益於國之事誰司鹽政而事至此乎自今毋年應給引目移文速劄使衆商不憂失時自不憂喪本在當事者一加意耳一曰請乞當嚴禁也招商中引國有成規從未聞引而繇於請乞者八閩何事乞引成風鄉紳舉貢投柬請乞不下百餘家相沿不美之俗共掣鹽官之肘彼劫於積威者斷不肯以金穴為瓦注何難以官引作人情或送三五十道或送一二百道

既以弭謗復借市恩不知引必四百道方成一封今有力者抵掌瓜分各深藏而坐待高價收鹽者沿門懇買必經月而始集一封毋論需彌急而售彌緩備嘗揹勒之艱更且引雖集而時已後無柰風濤之阻司催應幫商遭嚴比不平之鳴所自來矣亟宜復招商之制絶請乞之門使商承領全封赴便下場誠今之急務也一曰土商當急恤也蓋鹽爲官鹽引爲部引課爲國課商爲祖商繇來非一日矣據商人張天禴等所稱異地猾商窺知多利攙入占引官鹽爲名

賣借私販輕價厚售以致祖商凋零是可不爲慮乎目今新增三萬餘引固欲以通商之計爲裕國之猷但欲使朝廷有實利必使凡鹽皆官引欲官引盡通行必使土商皆復業如不聲明飭法眼前新增之引復歸猾商兜占勒價揹賣指名引多故遲國課以圖將來復行減罷是可恨也更可慮也亟宜令在桑祖商坐名認引給文赴南京剛引每名認賣四百八十道領回本省納價辦課則奸豪無竊入之門而國課有實收之益蓋爲國非爲商也此六者皆八閩之對

延鹽法之須知而猶有事關大端舉世迷焉不以爲非其實不通之極萬難容忍者則與漳泉之不食官鹽也夫三府不食官鹽在土之人蓋云鹽其土產耳守土之臣蓋云事從民便耳然利權非散主之物則凡鹽皆屬官利不問其土之產不產也引餉原養兵之資則凡民皆食官鹽寧問其利之便不便乎查大明會典三府皆行鹽地方也宏治十四年令福建鹽場商人中到引鹽以十分爲率五分派與福興漳泉四府一州五分派與延建邵汀四府各地方行賣萬

歷三年設運判一員駐劄潢崎分司將潢崎分司運副移駐水口運同移駐泉州專督理泉漳二府鹽務令典炤然不揭諸日月乎再按外內諸臣次第建白成案可考者則該省官鹽之議開議通非止一番祖制之若明若晦非止一日矣先年官鹽止西路水口一港至嘉靖十四年運使曹志德議呈白御史題准開設東路潢崎鎮港官鹽嘉靖二十六年又運使姜恩議詳通行南港官鹽萬歷三年又奏勘合開設東路分司通行泉漳興化三府官鹽合觀前後事體遞

變大要於祖宗之制旣因傳之久而漸湮者又因湮之久而漸開特事有彼通而此格議有將行而中止爾總之即所開之名爲官鹽則未開之爲私可知也東南二港可繼西路而開則與化泉漳之當一併通行又可知也柰何令與明懸而竟同畫餠條議屢及而終置罷觖曩猶開閈通行之議以爲空谷之音至今則漸積久矣耳目恬然不知世間有官鹽事矣不食者晏然無不安之心持論者公然無負愧之色極重之勢旣成難返則大難之端其誰敢發耶夫論天

下事當以天下之見諭之天下大勢如人周身一處不通全體受病宇內有司雖各爲分理而所治者皆朝廷之事也所供者皆朝廷之用也不偏據其肥瘠乃共湊於富強故祖宗之制彼此通融遠近輻輳餉九邊者不皆近邊之地食官鹽者不必無鹽之地天下一家計當如是爾何爲臣子者之未解也凡起制科孰無遠志不患不軫念民瘼特患不通達國體邇來附近鹽場州縣每以便民動請包課總之不達國體所致然不銷引而包課猶有不安之意焉豈如輿

化漳泉寸課未輸徑以不食官鹽正告天下也故本部今日從旁觀以論當局據國體以衡時弊不食官鹽四字誠不欲聞三府再出此語誠不忍見三府終被此名也此地方諸臣之所當亟宜遵照祖制復行鹽之典以濟軍國之急者也要而論之天下事治於有法而天下法壞於有私私之為物其賚多其味甜其勢得在天下無處不受其破敗而鹽司為甚蓋利之藪則弊之叢也在鹽司無處不受其破敗而閩中又為甚蓋去天遠則法紀疏也本部所陳條前六款

陰以私而屬屢於陋習之中繇後一款明以私而橫軼於令典之外此即國庾豐盈且不可訓剏太倉懸磬邊士脫巾持籌者以大聲疾呼之情望被髮纓冠之誼該省亦同室也而能晏然乎夫法固壞於私而治私還以法法非爲一方設是通天下計之者也法又非自今日設是繇祖宗制之者也地方諸臣於鹽之一事經緯曲折總歸諸法痛懲積習於八閩更始則新增之引更難敷待引之鹽而散漫之鹽盡收爲公家之用又何必鰓鰓焉憂新課之不易辦而使原

題成牛解復以結算待三年也

遼餉召商議

遼局未結所需本色米豆尙無停止之日而其法莫善於召商莫不善於派州縣何以言之米豆估價概溢時值未嘗無利也召商則明年應運之米豆買於今年成熟之時且於大熟之地利中有利矣卽自買自運而總計猶自多息故爭先爲之每至納時價已盡而米豆猶有餘者勢也一變而爲派州縣當年運當年始買既不及時又不論地其價視初估寧直無

利乎且名買則吾祇藉手於商商與民交有利無害派買則藉手於官官與民交尙可問乎宋之新法孰非民閒行之兩利者而安石遂以病天下則官與民交故也原其變法自米豆之浥爛始彼時上納既多價不勝收官未曾明諭各商使得自糴商亦利於無明諭而囷積以供後運苫蓋復疎壞於積兩商疼其貲本號泣求收遂揀未甚者充運而一入海艘蒸鬱更甚及抵關門領者却步疾呼遂至上聞津門不勝訶責曰商實誤我盡改而派之畿縣責成有司金無

他處分派諸縣衆擎易舉豈不自謂無弊哉然天下無無弊之法惟察其弊之何所底而較其可救不可救之情名買之弊在有餘而有餘豈真弊哉財得財然後相生比於長袖之善舞當上納有餘政可乘之以爲用不則諭使自糶勿令囷積又不則容其苦蓋勿致浥爛旣浥爛矣惟有割小以圖大耳不此之圖以姑息誤國事因噎廢食改爲派買夫派買之弊雖聖人不能救也弊有在法內者有在法外者何謂法內畿南諸郡至津門遠者千里錘致一石惟陸運爲

甚昔主陸運順永兩府俱至困絕得廳城李公開北
海之道而民以不勞今使千里爲運是畿南又爲順
永也此弊在法之內而非有司之過也若夫法外之
弊不可更僕數矣有派於地畝而絕不與價有名抵
條鞭而十不得二三有派之富戶旣不與價復責其
運有派之地畝而運以富戶富戶旣同衆加徵又偏
運而費車牛有以初出賤估徵於民而以異日之高
估銷算於上尤可異者漕斛之不可語於私斛亦明
矣照私斛以爲派而照漕斛以爲輸至於輸以富戶

則收者愈加刁阻卽押以農民省察而路費仍派民開派之地土株累必餘二三派之富戶求脫更張賄賂此又非通行之弊哉使其行之如初議之法價先運到官趁初熟而糴則雖雇車騾爲運而費尚省無柰價至[illegible]必後時有司得執以爲口爭價於上時獲漸增今所估之價較名商時益之又益矣而祗利有司不及於民也厲小民而實侵公帑數年之內筋疲髓竭千里不寧豈不痛哉總之惟官與民交故至是其弊在人而其所以弊在法聖王惟念賢者常少故

立法之意必極周詳法善則小人無以肆其奸法弊則君子亦難行其志如近日新安新城獨能使民不知買運之苦非所稱治人哉而欲使人人爲新安新城雖堯舜不能然則何以救之曰無他一復召商之舊而已如崇禎元年徐兗鬪豆不過二錢五分而一石有八斗之贏則雖三錢一石商猶趨赴而畿內豆獨不登即初熟亦值六七錢官與七錢而有司尙以爲辭此於國省乎費乎而況復厲民也遼餉天下所同加也而徵兵運器畿縣爲傳遞之郵已稱偏苦復

有米豆之派買是重加重派也制法者亦何讐於畿民而自廢良法以滋不可救之弊乎哉

城守議

京兵列營城外恐以遺敵根本重地先以守爲主而擺兵城上每垜用幾人當計也大炮小炮火藥鉛子應用幾何當計也兵臨遠近施放火器用何號令當計也施放之法如何措置纔可傷人而免自傷當計也守城者何以不寒何以不饑何以不疲勞而樂爲用當計也火藥何以更番裝放何以不忙藥線何以

善藏當計也此在城上者也而城下何以供應使有序而不窮城中何以彈壓使安靜而不亂皆當計也馬作何喂養兵作何挑選如何屯札以銷內釁如何摩厲以備出奇皆當計也城上城下城中一體安靜嚴禁訛言專聽號令喧譁者軍法從事則人心專人力齊守無不固戰在其中矣而所稱號令要出於一多指亂視軍所大忌也貴近耳目之臣各有忠義之心祇可幫助力量不可分撓事權守禦之事一責之兵號令之權一責之將天下事各壽在行人做之聽

其指授一切建異議創新題者皆當報罷而後事可爲也語云要行山下路須問過來人今豈無其人乎目前紛紛議戰則列營於城外議守則置馬於城上枵腹之兵挾不習之器立風雪中而不爲之所且東那西移勞擾無定恃此守禦可爲寒心彼京將實未諳此邊將之待用者不可問乎己巳之變出石亨楊洪於獄使總京兵庚戌之變宥邊將徐仁戴綸使之立功此國朝故事也今無罪之馬世龍不可仿此例出之使一調度乎

車營說

予以春杪至自寧城而車營成憑軾覲之其事可使繇其義可使知也夫車於兵爲樊垣微獨遏衝突爲守也守以應來發以應往握奇於中而運奇於外莫若車漢大將軍之擊敵也環車爲營而縱騎兵出擊晉討樹機能以八陣作偏廂且戰且前則車有騎有步然不言火器卽吳璘之疊陣祇憑弓弩耳近者火器之用急而不以合於車且不以憑車爲疊陣今法疊陣而麗銃於車兼弓弩於火器憑偏廂而用之則

銃與車合夫制敵之法在於不窮無銃則車窮不層壘則銃窮銃之貴子母爲其不窮也然銃與車合猶步也百里者日千里者旬倏忽散集而整需之而暇應之唯騎無精騎以佐步則敵將不來我將不往而敵得以輕騎肆我或及未列薄我卽有所以挫其鋭者又誰爲之乘其靡宜矣步之合於騎也法有因兵有因糧顧何得恃因而疎備轉戰千里下狻逋於堅城法當以可因之糧食可因之兵我不自爲備將馬步之俱窮宜矣戰之合於輜也凡戰輜步騎各有所

藉即各有所爲藉其各爲藉者得相衛其各藉者不得不相資相衛猶待指麾相資則不言而喻兵至於不言而喻不窮之術也天下事渾責之各佚於利害之外而誘專屬之身入利害之中而親假令戰輜步騎統爲備具而不於統具之中有分屬則身不親而易窮法使某步某騎同功同罪而又同待哺於某輜常爲行住急爲應援細爲樵汲情有緩急塗有夷險罔不事相權步相顧也其內護之若四體於腹心其相爲護若四體之司舍一則不相爲用雖各求了其

私而乃以成其公思深哉各有分屬之所以爲合也至於一車一乘一衛一衙層纍而爲督復有督之督內之直達者不梲於前乃使外之横亘者不跆於後而中央有握奇四隅復有伏奇兵以正用以奇勝是所以藏遡用而裕不窮也若夫分數既明聚衆若寡方圓曲直隨地制形善喻者且以數珠盡其變故義可使知也乃在事可使繇法曰無窮如陰陽其庶幾乎

前鋒後勁說

予聞劍有鉤竿蒙須鐔也而用在鋒然脾不薄不斷脊不厚不入故劍之用在前薄其脾爲鋒後厚其脊爲勁古稱兵有後勁今或兵不用車而偏以銳當前故前之銳欲瑕而後之弱先潰遂令前之銳者以返顧而瑕可使數十萬爲烏合卽可使數十萬爲烏散然莫爲之前則慮無不舉而猝當敵將車不得方軌今法簡步卒習火器習短兵而衛以車卽人不必精良而有技有車當不至猝遇敵而失措其騎卒之在車有權奇有伏奇固自爲前鋒自爲後勁而大將軍

建旗鼓合衆車營之全局法在神參乎衆車營之中
而氣行乎衆車營之外則舉衆車營之前後左右盡
以大將軍之氣神周浹聯貫如海之怒濤相逼而東
當則摧之窞則沒之法略如車營其兵純以騎其器
參用矢礮盡簡精良者充之蓋營有握奇而大將軍
握衆奇之奇其前則猝遇之卽以當敵而更使車得
當敵之用乃其後則既以張其膽使之進更以一其
志使之必不得退其兵似爲車用而乃以用車夫有
進無退則人盡爲勁以全其鋒而十百成千萬之用

葢如劍然合鉤鐔爲體而其用在鋒其得力在勁

廩糧說

廩糧以崇卑爲隆殺固也然官同而欽依與加銜同乎領兵與不領兵有汛地與無汛地同乎且有官崇而人或爲統官卑而或自爲制又或統轄之衆有合有分任使之員有繁有簡種種差殊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廩之者儻不細爲區別但據其官同而概施之則身輕者不嫌過飽擔重者仍復苦饑事勢處其必窮而公家還受其敝此其於帑藏未嘗分毫省

終無以收豪傑之用故天下事有平之而反以失平不平而乃得其平者廩糧之制是也廩不徒視其官實視其官之事事不同而廩因之條分縷析如春工肖物各與以當然之分數而無私重輕我無私重輕人乃不得以意增減矣邊鎮廩糧概有定例而此地係草創當鼎沸絲棼之時銜出袖中糧憑領狀至是而官之真面目與糧之真分數始劃然揭於日月且斟酌等差其曲盡事體者遂有以深中夫人情赳赳武夫能一飽忘國恩哉是制也可以辨官可以清餉

併可以作忠蓋一舉而三善具云

籽粒折徵志引

籽粒折徵其檄問地方大利大病者按院王立宇象恆也其據士紳公揭申請者邑侯畢冲陽自肅也旣經批查而沮於糧廳其通此關隔自府達道者司理范鑑湖紹序也繇道再酌而轉於院者觀察柯和山景也其合按院會題候旨停徵而復人恩詔減半折徵者屯院左滄嶼光斗也其事變中起力爲主張以定紛紜者撫院張蓬元鳳翔也而發端圖始更有人

焉故邑侯胡芳宇嘉桂也包納籽粒其患旣久胡銳意更絃而時未獲上毋爲扼腕謂余曰吾不能爲他日必有人爲之可存此議以爲底案其徽意猶欲自爲也所稱此議卽輯中士紳公揭也而何可忘而何能忘

鹿忠節公集卷十二目錄

祭潘懷曾文

祭賈太夫人文

祭宋懷豫文

鹿忠節公集卷十二

范陽鹿善繼伯順父

公祭范一泉先生文

嗚呼先生氣毓貞元之才之品居鄉居官雲霄一羽力障百川書香奕葉子桂孫蘭月旦高名體受歸全有一不憾況其能兼某等明知造物之修短有數明知至人之來去倏然明知朝聞之可以夕死明知小年之不如大年而乍聞凶訃以爲妄傳審眞失措有淚漣漣恍惚驚怪欲問彼天爲淫爲善自媸自姸誰

縣其鑑誰秉其權茫茫宇宙紛紛懦頑人稱禽獸盜
在衣冠而無行者無恙靦顏者駐顏偏於先生而不
久延於此何隘於彼何寛旣稱視民視而聽民聽胡
爲壞梁木而頹泰山嗚呼學之不講從風倒瀾聲色
臭味爭謂性焉巧宦是榮捷足爭先一言以蔽在多
得錢縣車八里宮室田園牙籌自持李核有鑽以翼
傅虎其食犹饕習俗移人何論豪賢做人兩字誰啓
其端崛起先生鳳翥鸞騫肝衡千古立幟中原和光
者或訖其異窺豹者或議其偏而神以撼搖增王骨

以鍛鍊益堅芾棠中土鎖鑰邊關清風兩袖行李一
肩負郭幾許半爲義田不見諸侯幾於踰垣濟人困
厄大類解驂接引後進意念拳拳某等躬逢杖履得
見一班或朝或暮或伍或參望龍門而投止恆竟日
而盤桓或論立身之坊箴或策當世之治安蓋反覆
而不自厭則先生之不憚煩且也蓬廠有主桃李無
言先生之明明立人鵠者在耳目之表而先生之隱
隱係人望者在志氣之閒蓋吾邑之風俗至先生而
改觀事不必徵色發聲人不必識面接談聞風興起

自爲變遷天胡不慭奪我指南嗚呼慟哉嗚呼慟哉儀刑既邈趨步愈難朝於何往暮自何還勤憑誰勵情待誰鞭言之淚血念之辛酸蓋爲世道抱無窮之慨而豈徒憶從前相得之驩嗚呼幽明一理人鬼一緘先生雖往生氣凜然某等鬢眉自照肝膽猶懸生平矩誨奉以周旋共將一點以報九原英靈不昧降鑒几筵

又 代賀中虛

嗚呼先生而棄世耶先生之才品横絶其誰不仰先

生之關係重輕其誰不信先生之厭棄賓客其誰不慟江河未返砥柱忽失則爲世道慟推轂方殷陽九遽厄則爲朝廷慟歲星既殞大用不究則爲斯民慟彬彬逢掖誰爲盟主則爲斯文慟雖然此皆爲天下慟也某亦天下中之一人也既隨天下而同其慟復就一人而私其慟先生何私某亦何私惟是地天共戴雨露或偏施者即出無心受者不能無意則某回首魂銷拊心淚血外天下之慟而有一人之慟且某一人之慟尤異夫人之慟嗚呼先生而棄我耶先生

鎖鑰雲中先君實在下風深蒙盼睞過賜提攜如涉川附舟行夜遇燭方圖摩厲以謝知己乃二豎之疾不起一劍之外無餘周旋措辦總辱先生且撫遺孤且計長久先祖母大事並藉克襄而抵今具朝夕以自存者誰之賜也紛紛世態容容面交薄若秋雲泛若萍水風塵之中誰司物色急難之際誰任憐恤先君何幸而遇先生杳杳遊魂不委窮荒之骨煢煢弱息猶識弓冶之遺先生大造吾家未易一二世數也先生固不望報先君又未及報某承先業努力疆場

欲求所以報而中道摧壞負慝辱身深愧其不能報
即奮翼與思長歌伏櫪猶望其或能報而天不憖遺
萎我哲人遂終於無可報苟吾父而可死斯先生之
可忘今日何日今夕何夕既不能於地下贖吾父何
復於當世失先生音容可想精爽何之是某又喪一
親也且也某苟有以報先生即所以報吾父逝無復
挽之理恩無再報之期從前有待之心徒成虛夢以
後無窮之恨莫解終天是某今日又真成其喪吾親
也嗚呼慟哉嗚呼慟哉天下之慟固分爲各人之痛

而某之慟不尤異夫人之慟哉修短同歸難移者數
幽明可徹不晦者心某也不才寸心猶在尙乞霛於
啓翼期吐氣於桑榆嗚呼先生豈眞棄我耶

祭徐烈婦文

嗚呼噫嘻烈婦之殉夫也八日不食其志何堅從容
引決其意何閒神色如生其精凝而不散蚑蠅退飛
若有物之使然夫死生亦大矣所天旣背保無內遷
念前旣已計無復之慮後又可援引自寬孰與堅從
一之義而獨能破死生之關舍生死義丈夫所難高

論詩書若箕之冠頁君賣國不可勝言烈婦所習井臼所職桑蠶有何講讀有何師傳而視死如歸含笑九原烈婦鋏爲情性石爲肺肝其從人於地下似俠其倏然於來往似仙惟此三綱立地經天惟此一死砥柱迴瀾想浩然之氣雨駕風鞭白雲素節縹緲蹁躚結爲不朽光彩常鮮某等親炙節烈鬢眉自慚欲抒仰止敢薦蘋蘩

祭胡芳宇令君祠文

從來論大英雄於千載下者云凜凜有生氣此特以

不相及之世論不可知之人本秉彝之好爲尙友之懷云爾爾有躬逢其盛身被其澤如范陽士民之於先生者而能一日忘耶回首庚辛成何景象執情理之常以論事者不遭魚爛之時不信天地閒有此等事執身家之念以論人者不遇補天之手不信天地閒有此等人先生一人而所任者千萬人不敢做之事先生一載而所留者千萬載不可滅之思先生之爲地方定難一官似葉毋拊心以蹈甯武之愚先生之爲窮民請命兩目欲枯徒收淚以謝楊顒之諫先

生之來范陽也若天爲范陽特命先生先生之棄范陽也若天生先生止爲范陽先生之所已就者剸盤解錯旣開日月於晦冥先生之所未了者轂轉機旋復妙呼吸於橐籥范陽士人能一日忘耶不特此也流俗沒溺耳目誰開自得先生而事之域外之觀漸著乎旦之氣每淸夜中時覺有骨腔中時覺有心又誰之賜也大要識大識小各隨分量之殊崇德報功永無久近之異先生而服官於此盡瘁於此固知其神遊於此也某等奉牲引爵合辭以薦彷彿依稀若

有見聞尚饗

祭梁年伯母文

彼其之子蓼莪廢篇設身猶痛處地何堪談虎色變
知非浪言含哀哀感此際極難唯母德令兼以福全
不孝鴈行冢嗣亦旣有年居恆杯酒各慶得天雙闈
無恙其樂未闌云胡客歲東海訃傳不孝某方棲都
下驚詫楚酸雞絮遣弔神思鬱煩未幾難作扶柩北
還冢嗣差强臨弔几前握手腸斷不禁涕漣以禮相
勉收淚强顏幸襄大事雞骨牀閒屢期叩奠有步蹣

跚抽思心亂拈筆意潸嗚呼同遊覆載共舞斑斕何獨我輩先隕其萱椿庭孤峙慟眼相看強爲豫色欲令子安毎一念至哽咽萬千是時二子同病相憐毋藏有日聞告煩冤力疾從事儀節半刪悲辭錯出哀緒鬱盤悠悠何極脉脉誰宣椒漿一灌直徹九原

同孫啓泰祭賈正卿母文

余之知母則以正卿余初聞百里之外有父沒而廬於其墓者因以得正卿之名毎咨嗟感嘆異其爲人而復異其所自生旣而有客造門端慤凝重執弟子

禮以見者則卽昔日所聞之正卿正卿北面致辭則
云奉母之命負笈而執經北城之風和兮籠以入袖
西江之水清兮取以濯纓兩人復咨嗟感嘆旣幸識
其爲人又深信其所自生自愧其無能爲寧馨之補
益不堪對阿母之深情愛此人瑞點綴休明圖將松
柏以祝遐齡忽傳凶耗云母考終聞而錯愕審而涕
零嗚呼千秋懸鏡萬類提衡人理所恃以長存者親
與子之慈孝人力所不能强致者生與死之哀榮爲
懸爲淑子之材原自母鑄爲芳爲穢母之名還自子

成仙郎行誼領袖章縫夫非盡人之子而獨以孝著稱綱常生色月旦𦘕聲以此名而還致之母自可以布衣當文繡以菽水當大烹人莫樂於生而爲賢者之母死亦復何恨於九京余等誼忝通家情倍於恆布詞陳奠有淚縱横尚饗

祭楊太公文

萬歷四十七年歲己未楊太公七十三翁考終於家時其孫爲司農尚書郎聞不視事者五日爲位哭如禮而同署有通家子某某謹以束帛雞絮之儀昭祭

於楊太翁太老先生之靈曰噫嘻翁之面貌某等未及睹翁之謦欬某等未及聞翁之神采意向則宛然於目鏗然於耳不啻熟睹而親聞於何知之曰柱下史復於許部君自邊事告警而汎汎悠悠平常敷衍所未解於肉食者之爲人臣誰爲之掐指流血誰爲之盡氣狂奔誰爲之批郤導窾誰爲之縷析條分人皆歎弱水難爲父丈弱難爲祖而詎知有是父乃有是子有是祖乃有是孫翁負蓋世氣切憤世心其身蠖詘其後龍伸勉以卽忠爲孝恐其急親後君其北

上也誠不欲以垂白在堂分游子天涯之念其南歸也終不能以世途暫棘冷生平報國之心葢將子之中情無聊而酉孫之意念尤深他人以遼事爲國事而翁直認爲家他人以國事爲人事而翁直認爲身祖孫父子冠冕人倫二祖八宗實式照臨閫在牀褥氣尚排雲日提遼事數問耗音嗚呼翁之駕雖南而意愈北年雖邁而志猶新公之福眞全福公之人眞古人生榮死哀可無憾於奄忽之物化慈孫孝子何過求於缺陷之乾坤唯是邊事大壞人心若萩倚藉

仁賢共濟災屯翁之子旣煩冤於昊天之漠漠翁之孫復奔號於家報之諄諄挽留無術有淚涔涯長才一去奚取加林此日何日此辰何辰偏不湊巧念之搖魂嗚呼翁之彌留除問國事絕無及私之片語某等之憑弔除爲國事不作兒女之沾巾文弱往返非朧必春務有以發翁之志氣不使隨觀化爲銷沉蓋報國所以養志事亡等於事存勿徒空望天心之厭亂而過疑造化之不仁此於翁之意或有當而來歆乎尙饗

祭潘懷曾文

公之死事忠在九廟功在三軍揭於日月燦於星辰而淸議之外莠言伏根漸窺法廢公然反脣有戰有不戰則戰者任過有死有不死則死者受嗔吾無怪於當事者之藉以脫己獨深畏夫附和者之輕以妒人此何等時存此等心夫道將原與職生死不同論將存而道可不死即將死而道可獨存乃出師則道先而將後過敵則道殿而將奔欲平情以待覔復竟藉手以殺寇恂本末原自明白邪說底用紛紜蓋同

城交惡之時爲調停之說者卽以殺該道孤軍獨陷之日伏睨御之案者卽以失開原嗚呼公負遠志欲建殊勳監馬房而裁冒破扼豪貴而返侵屯三韓覘師風采嶙峋可堪惡套反忌拗掣人誰爲之應手意已決於致身嘗勘磨生死之會低回得失之林當局之冷煖自別旁觀之擬議非眞兵交原野天黑晝陰風雲慘冽肌骨寒侵呼吸殊狀勝敗立分當是時手足能不忙亂耳目寧復見聞況大帥望風先棄甲全師走險不擇音誰挺隻身以拒敵誰灑熱血以撲塵

而竟出於恂恂雅雅不滿六尺之儒臣想其解印付
健足策馬犯邊氛極猛者氣極閎者神甘死如飴河
邊枯節義之骨結忠爲厲塞上羈英烈之魂嗚呼悲
哉嗚呼壯哉住世百年到頭一死或輕一羽或重千
鈞公死不死求仁得仁某等識公最早知公最深與
公義重與公情親自公死事歲又經春每對時艱而
回首屢談死友而沾巾公之椿萱尙有玉季金昆爲
定省公之妻子總從淒風苦雨度朝昏思之痛楚言
之酸辛共持誄詞於故里復陳束芻於虛墳臨風涙

邏不知所云

祭賈太夫人文

論毛裏者恩罔極詠風木者恨終天獨於太母稍不
謂然請代孝子慈孫刻求可以致恨者而未得其端
太母先爲人婦後爲人母既母銜恤翁而復母孔瀾
子無慚桂孫何愧蘭煌煌封誥龍繞鳳銜所徼天眷
又享大年邇來視孫孫且多男美秀而文擁護膝前
回環侍愛作態百般無非以引太母之解頤而侑加
餐王母不經見瑶池亦幻傳有如太母何必羨仙久

而厭塵羽化蹁躚即從子情以索造物豈復置一憾於其間而銜恬翁苦爲摽擗孔瀾兄太自煩冤微傷於過猍令人憐即其慟中之慟固知言外之言然前至河東太母爲銜恬翁母銜恬翁復爲吾人母藉手恩綸已酬至願近就京邸熟聞太母之撫孔瀾快覩孔瀾之奉太母愜心嘉會巧湊奇緣夫田園廊廟各有忙閑士庶所不能致者名位之貴顯而搢紳所不能兼者骨肉之團圓人間受享垒占實難太母止一身而子文在各天但解切心喜懼詎能縮地河山三

公不易一朝誠有味乎其言何因何緜不後不先一
堂四世聚首長安蓋孔瀾兄原以名郎司筦鑰而衙
估翁擬以循吏任平反眷屬滿眼左右盤桓聚順不
啻百日至豈止三以至病而簡藥沒而視含無不親
到無不共看養生繼以送死貫顯合於團圓略有遲
早即難兩全事定回思其幸萬千雖言外之言莫禁
慟中之慟而自慟一番即可自解一番造化無私雨
露或偏亦云足矣又何加焉某等孔瀾莫逆休戚攸
關聞訃之情不勝悼怛而臨几之語不作辛酸蓋太

毋之得天最異鼎魚之飲恨可覽言或有當博笑九原

祭宋懷豫文

嗚呼翁之厭世踰二年矣氣既歸天形當歸地佳城已成靈輀將駕凡屬親知咸與執紼自是香山之會少一老荥貞之播少一人喬木世家少一象賢之方躅枌榆鄉社少一前輩之儀型曾日月之幾何遽滄桑之變易雖然當翁之生即善祝者不能謂其不死迨翁之歿即善毀者不能泯其如生蓋奄奄泉下原

指見在之人凛凛常生原指千載之氣則人之在不在固有別論也翁之在日客常滿座酒常滿樽氣常滿堂即醉翁之意原不在酒而看竹之意常在主人也生氣淋漓堪傲刼數今雖往矣一登舒嘯亭抱膝之吟猶在人耳再上飲光臺承露之杯猶沁人腸以至檻邊鷗鳥猶爲翁之無機心架上圖書猶表翁之有別趣翁不依然在乎且也留心繼體決策立賢果授簡而不忘俱萲萸而未艾嘗觀兵卿兄弟於有意無意之間做一事必沈吟若以翁在日之做不做爲

進止交一友必鄭重若以翁在日之交不交爲去留
即或有出於翁時之所未經亦必師其意以爲參酌
而不敢衡決於閑維之外即簡點偶有未周墮落或
出不覺而一聞苦口隨事轉圜長跪几筵自懺自悔
以求對翁立賢之本意身外有身死而不死誰謂翁
不至今在也因是而有省於祭之義祭稱如在非其
在烏能使人如在哉故某今日之奉羞以薦無異侍
翁之舉箸奉醴以薦無異侍翁之稱觴陳辭以薦無
異侍翁之謦欬又何事以永訣之慟效顰於山陽之

聞節也

鹿忠節公集卷十三目錄

疏　贊　啓

鹿忠節公集卷十三

范陽鹿善繼伯順父著

建胡令芳守祠疏

竊惟扶輿有正氣開聯嗔於一方崇報自公心奉明禋於百代事屬盛舉議協輿情故邑侯胡公千秋真品當世偉人天於河洛產英雄民向范陽識父母追憶下車之始適當大壞之時銳意擔當不辭勞怨才敵八面守空一囊禁衙役之追呼革富民之供應省驛遞則一夫一馬不作人情寬鋪家則一菜一羹必

用市價去催頭之擾而花戸遂免漁侵嚴盜賊之防而閭閻夜無尨吠肥民瘠己兩目欲枯蠹弊剔奸寸心幾嘔均攤以變墩夫之米而安堵于門設處以賑水潦之民而生存萬竈問理則恥談鍰贖徵收則絕意羨金批決一朝而案無宿事番休諸役而庭有餘閒澹泊自甘往來之餽遺盡謝威儀極簡經過之雞犬不驚既矢志於澄清更虛心於採納培養士氣繩督考課之文轉移民風申明齊家之律重繼絕之義則若敖之鬼不憂除武斷之雄則吞舟之魚不漏至

當大節尤見剛腸百折必東一官似葉但欲爲地方砥柱何知有身世風波撥亂定傾兆已行於期月批郤導窾成可望於三年誰知萎嘆哲人詎意運厄陽九河山莽莽堪悲任事之魂風雨瀟瀟想見憂民之淚明德遠矣生氣凜然亦社億萬家傳聞父老琴堂二百載僅見神君志未盡酬天不可問然丈夫不朽原非論年直道猶存惟思報德各隨力量共事經營諒響應之如雲期功成於不日

建張徐二公祠堂疏

世原有不朽證諸去後之思民自有不忘出於中心之悅孰爲召父孰爲杜母馮生之衆庶堪憐得一張公得一徐公豪傑之施爲可想東西去數千里前後隔數十年行乎金容若合符節在張公當紀法凌夷之後使精神一處不到終無天清日霽之期在徐公當財力耗敝之餘使運用一處失宜寧有枯潤瘁榮之望試捧飲河之腹共集擊壤之歌自經界不明併兼得計誰爲奸宄絕影乙射甲之文誰爲貧旷免地去糧存之害民有以從軍避力征誰爲嚴正衆擎易

舉而丁糧減戶有以不均成偏苦誰爲均齊益寡裒多而徭役平誰與大猾於法使中猾以下鳥散獸驚誰投縣吏於遐使舞文之雄屏息裹足誰破常格以登民數奪里胥上下之手誰參素行以折兩造洞子弟暴賴之情誰積穀七千石以半價平糶誰買牛七十隻爲窮民代耕誰設處修既壞之城百雉崇而不傾闊左誰焦勞救大祲之歲寸心嘔而保此孑遺誰革里長只設法催糧而侵欺絕誰革書手只用吏寫算而科斂除流役差銀誰革之而善處以集事優免

冒濫譏革之而均攤以寬民公差肆磨牙之毒久矣一朝而絶迹鄉野誰爲之禁官價嘆杼軸之空久矣一朝而悉照時估誰爲之寛誰折惡璫以衛青衿誰懲邪說以防贊鼓誰憫啼饑之若救誰旌截耳之令女總之兩公實心實事任怨任勞相時而動者節目小異匠心而出者風概大同徵糧同不索火耗問理同絶意贖鍰吏胥同其防範佐貳同其箝束善善同其若渴惡惡同其若仇衙門內同以爲夏日衙門外同以爲冬日到任後民同以爲得天離任後民同以

爲失天盡兩公見不模稜治非羿驪虞其豹己裕民造福於有象者指屈未盡而其潛移默轉造福於無形者意會尤深凡薄感恩重知己之士固自幸親身見古人即難慮始易樂成之民亦自謂過後思君子念直道原無毀譽有血氣莫不尊親兩公品足相當宜以一堂棲同調吾人力求各盡其於義舉效深心奉以周旋相爲提挈敬於事始略識简端

高景逸先生像贊

莫謂象非眞先生之神原在象外莫謂象無言先生

之意原在言外且非即非離何內何外即外而鬢眉更外而衣帶而冥吾神以爲盤礴引吾意以爲刻畫則先生之辯賢奸如著蔡持是非忘利害了死生無芥蔕孰不以爲撑柱兩間震耀百代然總於此粗而不足按之鬢眉離而不相屬之衣帶而無不一一具在嗚呼是東林滴派洙泗正脈子高子之眞任憑弔者之下拜

魁星贊

有鬼踢斗以字弒形傳會其形未得其情此星一現

天下文明斯文未墜有創有承反而求之炯炯瑩瑩符分赤帝牙建孔庭回樂不改開信未能從何著手淇澳可風而世乃尋之於帖括當之以恩榮本專富貴謬謂功名況於道德久矣沈冥請翻成案告我友朋欲使天下耀采先為此物發蒙

答李達亭太守啓

恭惟台臺茂騰聲實蔚有典刑共識月斧之精神更仰天球之氣韻久穫潛郎之被視草名高今褰刺史之帷依裳惠洽雖云借寇行矣徵黃治平不必有赫

赫之名肝膽盡從禰袴見殿最自當臚上上之考聲華應待璽書增風月平分把麈暫臥於江海雲霄直上聽履還傍乎星辰某性賦拙疎材仍凋腐冒金花之借發自愧微誠荷覆載之寬容僅從薄譴方循牆而省罪忽洗眼以開函千騎上頭何勝芝眉之想雙魚中素慚無玉案之酬已拚尋社於雞豚春山秋月坐看匡時之麟鳳川楫羹梅瞻戀唯殷敷陳罔極

答王崑璧啓

年臺補天巨手障海深心久勞籌策於筦財復試拊

循於司土唯茲雄郡幸值名賢爭看二千石之得人
遙知十萬戸之禔福駿猷展矣輿論翕然不肖弟契
結蘭襟有踰骨肉拜蓮芝宇已易寒暄悠哉念故人
幾見落月之照屋何以慰遠思願因流風而入懷千
里精神愛傳繫鴈半年心事喜溢烹魚儀厚錫於瓊
瑶宇深藏於衣袖感餘生愧意不盡言雪峭爲寒玉
攝自愛

回張誠宇堂翁啓

某自去年夏季補任本司代庖踰月即以專擅褫官

候命經年因具病情入告併投副奏遂徼儌函獎借
踰涯擬華生於鐵樹挽輀過望比日退於陽戈愧且
飲冰感而隕涕唯是待罪已久嬰病實深所為行之
遲遲原避迹之悻悻今既踰歲昨已束裝報國有心
事徒擲於盂浪渙綸無日疾益重於牢騷仰荷天高
地厚之恩敢忘且止第在理窮勢極之會豈得更輀
前疏尚圖再封出城擬在二月謹附手奏以代面辭
伏冀鑒原可勝銜結稟

請諸友游海淀小啓

懷人言念等一日於三秋逃暑躊躇扳名流於勝地情同氷雪味叶芝蘭漫言抗駕竹林不是追蹤河朔拂徑遠看雲外影知玉趾之先聲洗花近瀉鏡中波想山靈之改色先一日啓

餞宋獻孺小啓

君自伸烏鳥情我不灑別離淚殺雞爲黍對酒當歌與其石尤候風何如故人共醉

答賈民部衛怙啓

某啓棲烏幕府見日而憶長安射鴈邊頭窺足而獲

尺帛八行手捧千里面談念主憂臣辱之時靡家靡
室政彼怠我憤之日惜寸惜分惟相國提闔鎮之精
神故榆關起三軍之氣色某初以樞司視草叨承相
國屬車五柳家園久斷行閒之夢一梅驛使忽生塞
下之春獎許過情惠貽逾格此蓋老伯以相公左右
爲功人而不知其有愧以王事賢勞待猶子而不知
其無庸惟既列肺腑親何敢辭錦繡段即付刀尺乃
服衣裳蓋向因元臣而波及全斌之帽自賦續貂今
對遼使而身著范叔之袍永言挾纊伻旋附謝不盡

欲言

請左魏諸公子小啓

靑旗取義何云酒不雷同白首論心自謂交非泛濫問是何人之子弟竊比授餐思尋先輩之風流敢爲折簡贅從類聚坐擬合圍

答滿憬丹

恭惟臺下眷隆金簡績邁銅標天特生晟東西獨嚴保障軍驚代李頃刻立變旌旗想草木素憚乎威名故江山不勞於指顧軍心冬煖士氣春回不肖散髮

爲狂束書自廢久荊扉之靜掩忽梅驛之遙傳感重綈袍愧虛玉案所願紅銷烽火聲靈震虎豹之關縑映圭茅圖畫冠麒麟之閣未遑楮悉徒有神馳